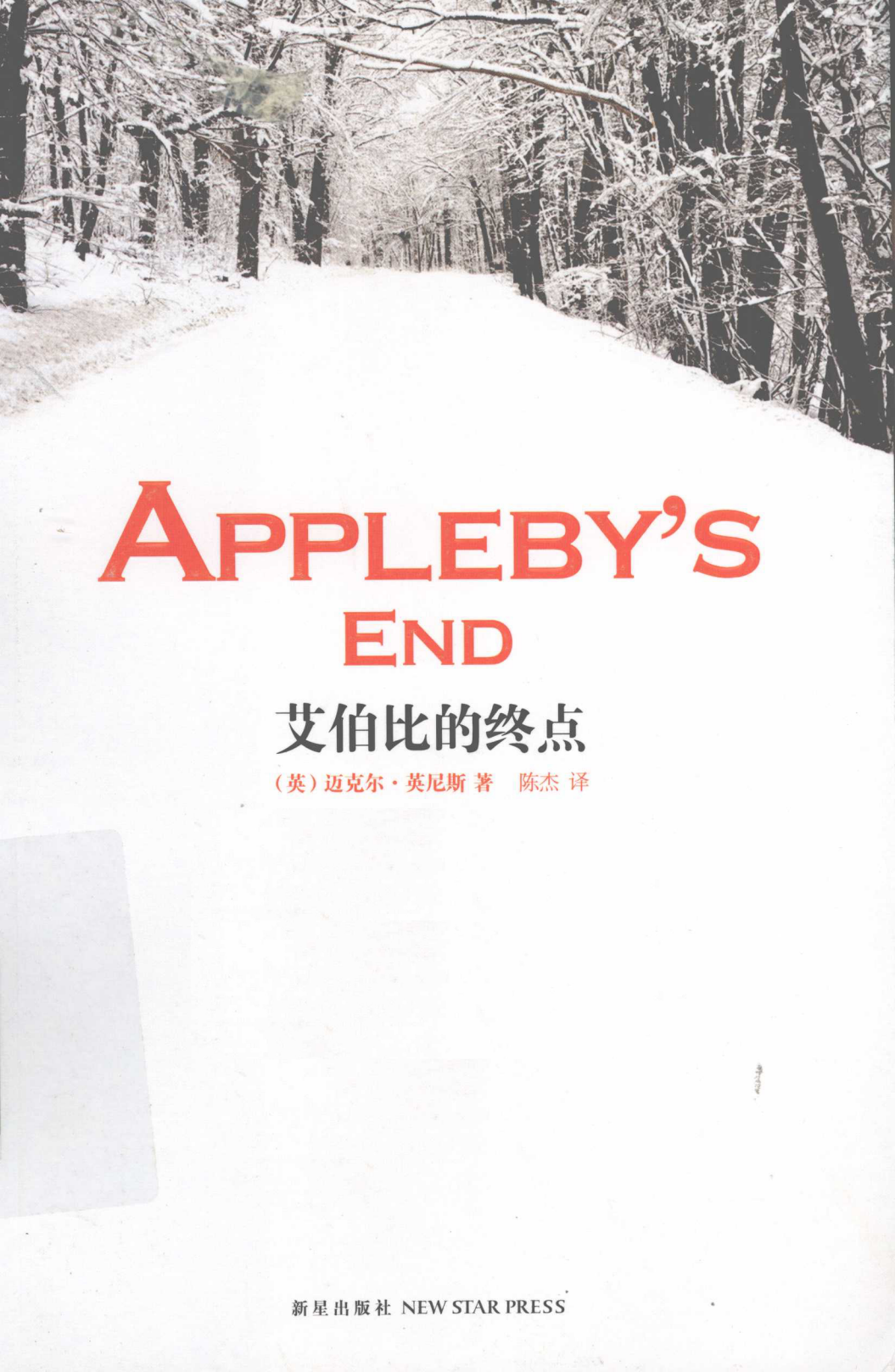




APPLEBY'S END

艾伯比的终点

(英) 迈克尔·英尼斯 著 陈杰 译

艾伯比的终点

Appleby's End

(英) 迈克尔·英尼斯 著

陈 杰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伯比的终点 / (英) 英尼斯著; 陈杰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80225-934-8

I. ①艾… II. ①英…②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82565号

APPLEBY'S END

By MICHAEL INNES

Copyright © MICHAEL INNES LITERARY MANAGEMENT LIMIT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ICHAEL INNES LITERARY MANAGEMENT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字: 01-2006-786



艾伯比的终点

(英) 迈克尔·英尼斯 著; 陈杰 译

责任编辑: 省登宇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设计·邵特耶
yp.zhi@yashu.cn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75

字 数: 173千字

版 次: 2010年6月第一版 2010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5-934-8

定 价: 28.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本书故事纯属虚构，作者无意提及任何仍活在世上的人。

第一章

列车长一边吹着哨，一边挥舞着引导旗——铁路史不过短短百年，却已经发展出这么一套繁杂的仪式。列车开始从小车站里缓缓发出。列车长踏着满地的积雪，跟着车慢慢朝前走，他想在列车加速的时候一跃而上，这对于任何一位列车长来说无疑都是至高的享受。然而列车依然在不紧不慢地向前爬行着。站台边玻璃盒中陈列着姿态各异的球员玩偶，其中几个甚至还高抬着腿。它们正静静地站在那儿，目送列车踏上远行的征程。

列车的发动机嘟嘟作响。这辆高大而绵长的大型机车，是大肆使用铸铁的那个年代的最后纪念。随着列车缓慢前行的旅客会发现未来的这段旅程非常漫长。就像那些幸运地得到最后几块巧克力夹心饼干的孩子一样，就像被最后一根涂蜡火柴释放出的烟草芳香一样——这辆曾经风光一时的重型机车，现在已经变成了老古董，既无力快跑，也没法发出轰鸣。这列形单影只的列车看上去连三十吨的重物都负载不了。它喘着粗气，用史前时代的速度，艰难地向前爬行。

车上的乘客随着列车一成不变的节奏疲惫而烦躁，所有人看上去都像在冥思苦想着。列车长认命似的上了车，月台在他身后渐渐远去。车铃当当作响，列车又一次驶入了广阔的原野。在这样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秀美精致的英格兰乡村把它原始的一面展现在了人们的眼前。白雪东一块西一块地散落在田野上。到处都能看到喘着粗气而又沮丧的耕牛，如同托马斯·哈代^①诗作中的老牛一样了无生气。此时列车正途经村庄外围一幢为神秘宗教而建造的黄色砖石小屋。车厢里非常冷，而且越来越闷。人们把目光投向那只从车顶上垂挂而下、包容着煤气喷灯的巨大玻璃罩。这种装置自从一八五一年在世界博览会上亮相以后发展很快，它的样子看上去很像墓地里用来保护假花的大玻璃盆。灯罩侧面的行李架十分狭窄，坐在下面的人很难不提心吊胆。车厢壁上挂着几幅照片：沙滩上挤满了穿着厚重衣服的假日游客；一幢超现实主义的巨型铁路旅馆匪夷所思地矗立在一个人流稀少的公共广场中央；一棵春意盎然、树荫出奇浓密的小树下散放着几张茶几，三个女仆姿态僵硬地装扮成树妖的模样。

乘客坐在照片的下方。在乘客的头上、脚下和膝盖之间，塞满了英国中下层阶级安息日^②必备的物品。包括园艺工具、一包包的除草剂和成堆的报纸。报纸上什么内容都有：上流社会流传的绯闻、有关白色十字架和黑圈神秘地出现在公园长凳上方的报道、法院做出的几起重罪判决一股脑都登了上去。报上还登出了法官、验尸官、苏格兰场警官的照片，照片上的影像相当模糊，拍摄的角度十分奇异。立法会大厅外，瘦脸薄唇的老妇怒气冲冲地站在警察之间；而旁边的另一张

^①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英国诗人、小说家，代表作《还乡》、《德伯家的苔丝》、《无名的裘德》等。

^②犹太教的重要节日之一。

照片，臭名昭著的小流氓赤身裸体地横卧于鬃毛沙发之中，双腿搁在埃夫拉德时代的小桌上，观者仿佛可以听见他身下的沙发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车窗外飘着雪花，一年中有五六个礼拜是这个样子的吧。然而在每个周日，英格兰的内陆地区都会发行种类繁多的各色报刊。大量的金钱在背后支撑着这些报刊的发行，并从中取得丰厚的利润。这些报刊把视线投在民众喜闻乐见的新闻上。琐碎的犯罪事件和并不鲜见的男女奸情被庞大的组织发掘出来以后，在高大的楼房里经编辑记者修饰夸大，然后用高效的机器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印刷分发，最后走进千家万户之中。推动这个过程的最大力量是“好奇”二字，人类如果没有这种“偷窥”本能的话，这个庞大的机构恐怕就得自寻出路了。不难看出，出现在报章上的这个罪恶深重的世界并不存在。实际上这只是个神话而已——由报人们辛苦的劳动和无限的想象力创造出的一周一次的神话。牧神潘^①虽已长眠在青松翠柏的阿卡狄亚山谷之间，但仍有不少恶徒在周围游荡。墨丘利^②的手下集聚着成群结队的窃贼。普洛塞尔皮娜^③在采花时被冥王强掳的一幕仍在频频上演，只是冥王的马车演化成了豪华的轿车而已。

为何流传了这么多年的美好传说如今却变得这般粗俗不堪——冥王大人劫走丰收女神迪米特之女的华丽马车，竟然退化成载着包法利夫人^④缓慢爬行的老爷出租车。当列车突然停下的时候，喜好空想的苏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兽神，是创造力、音乐、诗歌与性爱的象征，同时也是恐慌与噩梦的标志。

② 罗马神话中宙斯与女神迈亚的儿子，在奥林匹斯山担任宙斯和诸神的使者和传译，还是主管司畜牧、商业、交通旅游和体育运动的神，是窃贼崇拜的神。

③ 罗马神话中的冥后，也是丰产女神。

④ 法国作家福楼拜（Flaubert, 1821-1880）同名作品女主人公。

格兰场侦探约翰·艾伯比正在思索着一个精深的难题。他蜷缩在车厢一角，扭头朝窗外望去。令人沮丧的是，列车竟然毫无来由地停下了。同样令人沮丧的是，放眼望去，满目是荒芜萧瑟的乡村景象。电线杆后面的空地上孤零零地立着一棵枯树。在艾伯比看来，这棵树冒着一股邪气。这自然只是侦探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罢了。散落在车厢四处的报纸周末版上刊登的净是些骇人听闻的消息，这些新闻像毒气一般向艾伯比的脑海中袭来。艾伯比的脑袋仿佛变成了一辆灌满了水的消防车，迅速地对这些消息加以过滤，并给出审慎的分析。

艾伯比弯下腰，从地上捡起一张遭人遗弃的报纸。报纸朝上的那一面有一张年轻男子的照片。他身材壮硕，头戴圆帽，下巴倔强地微微抬起，若有所失地站在一间烧毁的马厩前。艾伯比大致看了一眼标题和正文，轻声叹了口气。“奥杰斯老人谋杀案。”老奥杰斯一辈子不受人尊敬，到死竟然也不得安宁，全身都被烧焦了，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尸臭味。而照片上那个头戴圆帽的正是艾伯比本人。那个案子距今已经有八年之久了。现在竟有人会旧事重提，把这起案件呈现在今天的猎奇者面前。当现时的罪行平淡无趣时，公众便很乐意把十几年前发生的旧案发掘出来。

这时坐在艾伯比对面的男人开口了，他把手里的书放低——显然此人并非猎奇者中的一员。“一八二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他说，“斯蒂文森驾驶着一列三十四马力的列车，车上载着净重九十吨的货物，以每小时十到十五英里的速度运行着。那段铁路位于斯托克顿和达灵顿之间。有时我觉得，英国乡村地区的铁路系统这五十多年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真是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旅程啊。”艾伯比吃惊地看着和他搭

话的男人，“慢慢爬也没有什么不好，我倒情愿美国佬先去琢磨列车提速的事。”

“美国铁路的发展和我们大英帝国几乎是齐头并进的。”陌生男人说，“一八二八年，霍瑞蒂奥·艾伦代表特拉华—哈德逊运河公司向位于斯托布里奇的梅瑟福斯特—拉特里克公司订购了三节火车头。其中一节名为‘斯托布里奇雄狮’的火车头实际上是第一节驰骋在北美大陆上的列车，这个划时代的奇迹发生在一八二九年八月九日。”

“很有意思。”艾伯比低声咕哝了一句。这个老先生无疑有一屋子的玩具火车和交通标志，谈起这个话题肯定会口若悬河地说个没完。不过至少他对那些社会上的犯罪新闻兴趣不大。艾伯比谦卑地说：“先生，我看出来了，原来你对铁路的发展史很感兴趣啊。”

“饶了我吧，才不是这样呢！我对这个话题一点也没兴趣。”老人拿起手中的书，仿佛受到了严重的冒犯。不过，他好像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又一次和艾伯比聊了起来。“在接下来的路途中，我是否可以借本书给你看呢？就这本——”他拍着刚才正在读的那本书，“是博瑟姆博士关于基督幻影说^①的新作，恐怕有些太过冗长了吧。不过，”他话锋一转，开始在身边的小箱子里翻找起来，“我这儿还有本斯图塔福德关于基督教一性论^②的著作，如果光从书的厚薄来看，这本书要简洁得多。”

“你太客气了，”艾伯比有些为难，“但这些关于异教论的书——”

“你是不是对这类书不感兴趣？实话告诉你，我也一样。”老者好像因此而变得兴奋起来，“你大概也认为，基督幻影说和基督一性论，

① 基督教会中有一部分人否认耶稣有血肉之躯，他们认为耶稣基督是神，作为历史上有血肉的人的耶稣只是一种“幻影”，或者说是人的幻象。

② 基督教内的一派，他们认为，虽然耶稣基督具有地上的人身而经历过出生、生活和死亡的周期，他依然完全是神而不是人。因此，在耶稣基督这一个位格中，只有一种性质即神性。

以及贝拉基主义^①、诺斯替主义^②的思想在今天没有什么市场了吧？”

“我想，知道这些东西的人应该非常有限吧。”

“确实如此。”老人郑重其事地点着头。“如果可以的话，”说着他取出个笔记本，“我想把你对于这些异教的想法记下来。现在，”他又开始忙着翻找了，“我这里有两本安东尼·霍普^③的爱情小说、斯普拉特的《英帝国发展史》、陀思妥耶夫斯基^④的近期生活笔记、斯温瑟和蒂佛尔合著的恐龙生态报告、一本最新的赛马杂志、一卷古罗马历史学家利维的史论，还有两本关于人工呼吸的小册子——”

“我觉得安东尼·霍普很不错。”艾伯比被老头儿搞得一头雾水。这家伙看来根本不会沉醉于什么列车模型，不过谁又能说得清楚他的来头？光从外表来看，这家伙已经非常难以琢磨了。说不定他还是个带着能干的男仆微服出访的大法官呢！但艾伯比马上摇了摇头，法官们才不会这么体贴民情呢——至少英国的法官不会。艾伯比翻开安东尼·霍普小说的第一页，大胆地猜测道：“我猜你不是个书商，就是个发行人吧？”

陌生人说：“先生，我从来没做过生意。”

艾伯比全然蒙住了，老者却完全没有罢休的意思。他把手伸向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摩洛哥羊皮夹。毕恭毕敬地说：“这是我的名片。”

①五世纪初不列颠隐修士贝拉基提出的学说。他认为人本来无罪，并否认原罪，认为洗礼并非洗净原罪，而只是使人成为上帝的儿女，由认识善而产生向往善的意志。

②现代术语，长期以来用于表示二、三世纪的教父们所批判的基督教的异端。到了十八、十九世纪，诺斯替主义一词涵括了更大的范围，被认为是希腊化晚期世俗文化向宗教文化转型过程中的一场大范围的宗教运动。

③安东尼·霍普（Anthony Hope, 1863-1933），英国律师、作家，代表作《詹达堡的囚徒》等。

④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 1821-1881），俄罗斯文学的卓越代表，主要作品有《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白痴》等。

艾伯比接过名片。上面写着：“埃夫拉德·雷文 辩护律师”。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也许辩护律师会下海经商，但法官却绝不会这么做。以这种方式解释的确是煞费苦心的。“我叫艾伯比，”艾伯比回应道，“看你带了这么多书，我还以为你是做生意的呢！没有任何一个读者涉猎的范围会如此广泛。事实上，这些书之间好像完全没有什么关联。”

雷文先生合上博瑟姆关于基督幻影说的著作，随意地把双手交叉叠放在他那件熨平的毛背心上。“你的确猜错了，”他说，“不过这情有可原。因为这些书确实没有什么逻辑上的关联性。艾伯比先生，我必须向你解释清楚，作为一个读书人，我在处理法律事务之余，向来喜好阅读。我必须向你说明的是，这些书籍之间的关系其实非常单纯。你是否还记得，当弗鲁艾林爵士把马其顿和蒙茅斯^①放在一起的时候，他联想到了什么？”

“这两个地方都有条河，而且河里都产鲑鱼。”艾伯比说。

雷文点了点头，对艾伯比的回答感到非常满意。“你真是个不错的学生，艾伯比先生。这一大堆书籍之间的共同点我想你已经看出来了吧。基督幻影说和基督一性论可以归为宗教类（Religion）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Russia）人，恐龙属于爬虫属（Reptile），利维记录下古罗马（Rome）的历史，赛马杂志和竞技（Racing）有关，人工呼吸是让人苏醒（Resuscitation）的一种方法，安东尼·霍普的小说则是理想世界（Ruritania）中才可能发生的故事。联系这些书籍的，实际上就是它们的首字母。先生，我经常会沉醉于字母的世界中。”雷文先生停顿了下，露齿一笑，“文法学者喜欢把这种现象称作‘字面上的相关’，你现在应该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刚见面时，我会引用铁

^①马其顿（Macedon）和蒙茅斯（Monmouth）两个地名的首字母都是“M”。

路（Railway）的相关知识来展开话题了吧？”

“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艾伯比接着问，“可以让我猜测一下吗？你是不是正在编辑一部百科全书？”

“你的猜测基本上是对的。不过，”雷文说，情绪突然低落下来，“用‘编辑’这个词实际上并不太准确，用‘撰写’二字来替代就更好了。”

“撰写？”

雷文点了点头。“这本书全是我写的。”然后又不情愿地低声重复了一遍，“这本该死的百科全书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

第二章

天色暗下来了，这趟旅程变得遥无止境。白天，即将报废的火车头引擎轻松地拉着肮脏的列车车厢穿越大英帝国的乡间。到了晚上，同一个引擎却仿佛变身为喘着粗气的凶恶猛兽，四处追寻着猎物。引擎就是个猛兽——它如同斯温瑟和蒂佛尔笔下的恐龙一样可怕，艾伯比想。它正大汗淋漓地想把自己从侏罗纪时代的泥沼中摆脱出来呢！引擎轰鸣所引发的微光不时反射到车窗玻璃上。列车有时会在暗夜中鸣响喇叭，凄厉中透出一股无可名状的阴森感。或许是由于动力不足的缘故，列车就这样在黑暗中一站荡过一站。下车的乘客远比上车的要多得多。肮脏玻璃罩下摇曳的灯火照亮了几只积满污秽的红色凳子，可以看到凳子上残留着几个烟头和几把烟丝。地面上到处是香蕉皮、橘子皮、装着除草剂的罐子，除此之外，就是刊登着各种绯闻和奥杰斯老人谋杀案的旧报纸了。现在，只有在车厢的四个角落还坐着人。车厢的一角坐着呼吸沉重的神父，他一刻不停地喘着气，正艰难地阅读着一段祈祷文。车厢的另

一角坐着一个不修边幅的中年妇女，手里抓着她的傻儿子。雷文先生坐在第三个角落，他拿着一支铅笔在博瑟姆博士的新作上做着批注。最后一个角落自然是艾伯比的地盘，他把外衣的扣子一直扣到鼻尖上，努力地阅读着安东尼·霍普的代表作《詹达堡的囚徒》。他读道：“这本书记录了一个英国绅士三个月中的经历。”也许这个不幸的绅士也和我们一样搭乘本国的列车在不列颠广阔的乡村穿梭旅行呢！

“噗。”痴呆儿叫道，“噗，噗。”邈邈的女人微微地笑了一笑，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噗，噗，噗。”痴呆儿仿佛完全没有在意母亲的安抚，“噗，噗，噗。”

艾伯比失望地放下手中的书。“关于那本百科全书的事情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问，”他说，“你写这部书花了多长时间？你希望什么时候出版这本书呢？”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已经出版了，”雷文先生摘下金丝眼镜，让它稍稍偏离自己标志性的长鼻子，“《新千年百科全书》，埃夫拉德·雷文著，在众多学者和科学家的帮助下完成。”

“你不是说这本书是你亲自撰写的吗？”

“这本书全是我写的。不过，出于商业上的考虑，百科全书的扉页上必须这么写。”

“噗。”痴呆儿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只要专注于作品的实质就够了，没必要在意其他的東西。”雷文像是开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玩笑一样，故意停顿了一下。“至于‘众多的学者和科学家’，”他拍了拍身边的手提箱，“它们都在这儿呢。至少我时刻都把这些合作者们带在身边。”

“我明白，这一定是项压力很大的工作。”

“确实如此。特别是在我们必须每两周发行一次的那个阶段。昨天有人告诉我，从‘巴塔哥尼亚^①’到‘土豆’这段词语的分册将在周四摆上书报摊。这种压力非常令人讨厌。跟你说实话吧，‘土豆’后面那些词组可真是难弄啊！如果我故意把‘铁路’这个词省略掉的话，全书可就要空出一大片天窗了。也许我还应该把‘理想国度’这个词汇给省略掉呢，”雷文先生寂寞地摇了摇头，“不过这也起不了太大的用处。提醒你一点，我想以前也许从来没有什么人把‘理想国度’这个词加入百科全书吧。”

车厢这时已经几乎全空了，温度下降得非常厉害。湿气凝结成肮脏的水滴往下滴落。痴呆儿四处走动，用嘴费力地去接滴落的水珠。神父合上祈祷文，虔诚地念了一段祷告词，然后拿出了一袋花生。“但至少，”艾伯比觉得开点小玩笑应该无伤大雅，“按照字母的排列，你的工作应该已经渐近尾声了。你一定也这样认为吧？”

“这是自然，”雷文先生坚定地点了点头，“不过，编完百科全书后，我还有本字典要编。”

“你还要编字典吗？”

“《英语大字典》的修订版。实际上，我已经在着手进行一些初步的准备工作了。”

神父斜靠在墙上，严肃地问雷文和艾伯比：“两位需要来点花生吗？”

艾伯比伸展了鞋里冻僵的脚趾，他觉得这趟夜间的旅程定会变得非常疯狂。这列火车也许只是希区柯克^②电影中的一个道具，只会存在于电影胶片上。面前的神父说不定是一个漂亮的女间谍化妆而成的。

①阿根廷最大的高原。

②希区柯克（Hitchcock，1899-1980），闻名世界的电影导演，尤其擅长拍摄惊悚悬疑片。

这或许是一列潜行于天堂和冥府的万圣节鬼车，坐满了化装成农夫和退休上校的妖精。这列车要么升上高耸入云的山巅，要么跌入杂草丛生的幽谷。不过，至少雷文先生一点都不像个妖怪，他和约翰逊博士^①定义的字典编撰者形象倒是非常吻合。当他把目光从斯图塔福德基督教一性论的著作上移开时，眼神里是否透出过一丝叛逆？艾伯比觉得很难分辨得清。列车的引擎呼呼作响，神父头上那张照片中的三个女侍仍然僵直地站在那里。痴呆儿突然拉开车窗，雪花和寒气立刻涌了进来。

“不，小伙子，不可以这样。”雷文先生仁慈地说。他顺手关上了窗：“艾伯比先生，这天气真不好。请问你到哪里？”

“我在林格尔站换车。”

“哦。”雷文先生应了一句，便又沉浸到斯图塔福德的书里去了。艾伯比挪了挪脚，把登着奥杰斯老人谋杀案的旧报纸踢到座位下，重新拿起了刚才读的那本小说。他出声读道：“在伯莱斯顿和理想国之间，在斯特雷肖宫、曾达城堡和公园街三〇五号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这个问题并不需要苏格兰场的侦探费心去解答，它滋生于一段畸恋。艾伯比想，这种文学手法，已经被默瑞迪斯^②在《哈里·里奇蒙》中反复使用过了。

“噢。”痴呆儿又叫了一声。

这真是一段书香之旅啊！当然，那个痴呆儿是完全不识字的。不

①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 1709-1784），《约翰逊字典》的编撰者，最先奠定了现代编制字典的基本原则。

②默瑞迪斯（Meredith, 1828-1909），英国作家。

过因为有了雷文先生在场，车厢里的人和物好像都沾染上了一丝书卷气。甚至连那个神父看上去都好像 G.K. 切斯特顿^①笔下的布朗神父。

“我们雷文家，”雷文先生突然说道，他仿佛看穿了艾伯比的心思，率先把答案说了出来，“你也许已经听说了吧，我们家是个书香门第。”

艾伯比赶忙回答：“这是自然，我早就知道了。”

“这意味着编书这种活，”雷文拍着他的手提箱，“对我而言，比对那些没有家学传承的家伙要轻松一些。”

艾伯比应承道：“传统意味着很多东西，难道不是吗？”

“正是如此。但必须承认，有时我也会后悔接下了这种活。一个分类学家的生活必定是非常艰辛的，但他会对自己的工作正处于知识界的前沿而感到满足。艾伯比先生，你说说看，我现在做的这些工作又能有什么意义呢？”雷文又一次拍了拍他的手提箱，“我的工作只是‘改写’而已，比‘改写’好不了多少。”

“可以算是‘整合’吧，”艾伯比说，“你可以把自己的工作看做是一种整合工作。同时这也是一种传播的工作。这两者对于当今的学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他心想，这话若改由安东尼·霍普来说，肯定会更为生动。艾伯比不太会安慰人，现在就是这样。他又补充道：“知识的前沿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忘了城乡大众的需求啊！如果有本通俗易懂的百科全书的话——”

雷文先生闻听此言非常兴奋，他又开始掏自己的口袋了。他说：“你的想法非常好，我这就把它记下来。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你这么一说——”

列车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表现出人类远不能达到的沮丧劲儿，

^① G.K. 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1874—1936)，英国作家，作品以“布朗神父”系列推理小说最为著名，书中的布朗神父是一位大名鼎鼎的侦探。